

蔣緯國海天孤憤

(上)

記幾樁突出的事件

● 陳邦夔

望斷遼天鶴不歸 轉從警欵想風徽
懷然回首前塵事 忍聽時人說是非

將星殞落是非隨來

一生豪邁、幽默風趣，但他卻是一位十足的軍人，除用兵打仗而外，也能治科學、文學、音樂、藝術、運動、語文、中國功夫……的多種才藝於一爐，雖然頻年遭遇了少挫折和受到些曲解，卻依然擇善固執，樂觀自娛，不稱「老頑童」的性格，不失英雄本色；這便是蔣緯國將軍的寫照。

他歷盡艱難妒謗，從不服輸，到了晚近三、四年，病魔纏繞著他；民國八十二（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清晨，忽然下半身感到麻痺，漸漸失去知覺，當家人把他送往台北榮民總醫院之後，就開關了他人生第二個戰場——與病魔決鬥——在這三年中，經過周嘉裕、賴曉亭、黃東波、楊五常等名醫的悉心治療，本已好轉，這一次是發生了主動脈剝裂、腎臟發生缺血性梗塞、失尿、缺

血、糖尿等各種病象紛至沓來之際，因而手術頻繁，心臟先後停跳三次，總算活過來了。

民國八十六（一九九七）年九月一日，將軍又因肺炎併發，急性呼吸性衰竭，送進了加護病房，不久又發現白血球數目及黃疸指數急速升高，敗血症感染嚴重，醫生用高氧和呼吸器治療，但延至二十二日的午夜十一點半，終於在昏迷中病逝。

這是國家和蔣家另一顆閃亮的「星」就此殞落了，但是，將軍雖死，卻沒法安息，聳人聽聞的蔣氏血緣內幕，卻意外的爆發開來，搞得街談巷議，莫衷一是，真不是始料所及。

誠如「笑傲江湖」節目中屠申弘所舉的例證，我很同意，畢竟那個時代，封建保守的奉化，蔣府嚴格的家風，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偉人，風雲了幾十年，數億同胞的眼睛，都好像是歷史的X光，燭照著中國的第一家，任何人、任何事，怎能逃過民眾的法眼

？不管誰想藉機醜化，絕難否定經國先生的身世，說一句大不敬的話，如果蔣介石總統不能「做人」，那又何必娶了這些太太呢？現在健在的蔣宋美齡夫人又如何能小產？又如何能廝守終生呢？

緯國將軍大去未久，全國軍民以各種方式哀悼之際，卻冒出一個范光陵，自稱是受蔣緯國臨終前之託，公佈了他生前的錄音和照片，指經國先生不是蔣介石總統親生，引起了社會大嘩，國人議論，作為他們兩位總統的子民、學生、戰友和部下的人們，受此「驚爆」真是情何以堪！

我們憑心而論，依緯國將軍的性格，應該不會說出這種影響國人視聽，打擊家門聲譽的事，可是也因為他的率性，如果要「報復」他哥哥給與他的壓抑，而衝口而出，說出一些改變歷史觀感的話，那只有幾種可能：

一、宣告血緣的真假，表示我假你也非真，把蔣家的血統公諸社會，來平衡他的心

結。

二、在神智不十分清楚之下，留一記無法澄清的「囁語」，作為轉移性的發洩。

三、只是向友人訴說一些委屈，讓他錄音存證，給世人了解，提到最關鍵的經國先生血緣問題時，就不親自說明，這些模糊不清的事，讓友人如何去解讀，都可言之成理，我們視為「最後的牢騷」，也未嘗不可。

說到這裡，古今中外，討論宮庭血緣的事，屢見不鮮，但最重要的是，前面兩位蔣總統對國家的貢獻，歷史自有定論，我們應該用與生俱來的良知，作一高度的肯定，不應再以血緣問題大炒新聞，使中共竊笑，讓世人輕鄙，這便是緯國將軍提倡的「中道精神」，也是我們國人應有的倫理。

千錘百鍊兵學奇才

緯國將軍自幼依父命，要做一個現代化的軍官，在蘇州東吳大學理學院，用兩年的時間，趕完了四年的課程，並增修政治、經濟、社會等課目，又用了三個暑假時間，修習彈道學和比較宗教，民國二十五年赴德國先學語文，再入伍山兵部隊，扎好了排以下的小戰術根基，並在此一時期參加了希特勒發動的進攻奧地利和捷克的戰爭，不久又進入了幕尼黑陸軍軍官學校受訓，除了接受正常軍事教育而外，更潛心了解彼邦的練兵方法和用兵藝術。

民國二十八（一九三九）年九月離開德

國再赴美國陸軍航空隊訓練班受訓，等到告一段落後，尊其父意先後進入了美國陸軍裝甲兵訓練中心，和美國陸軍參謀大學深造，民國二十九年畢業返國，即投入抗戰，戡亂戰場。

在此前後數年中，他又在國軍、德軍、美軍、日軍的軍學基礎及中、高層次之戰鬥、戰術、戰略、戰爭哲學與美軍之飛彈訓練，也接受了國軍政戰、陸海空聯戰，和科技訓練，再以十八個年頭主持陸軍參謀大學、三軍大學戰爭學院、三軍大學，親身歷練了「學以致用」的快感，而他最大的目標，是培訓三軍中高級幹部，不僅使其懂得聯合作戰，而且要他們研習涵蓋政治、經濟、心理和軍事的國家戰略，大戰略以及全球戰略。

緯國將軍研究兵學，手不釋卷，坐在飛機或汽車上，不論時間久暫，都要看書，他在課堂講戰史時都隨時可以靈活運用到孫子、吳起、曾、左、胡，他的父親蔣公、拿破侖、非得大帝、卡爾大公、約米尼、克勞塞維茨、福熙、毛奇、李德哈特、抗日、戡亂、韓戰、越戰……真是博古通今，如數家珍，最貼切的例證，莫如他闡釋他父親蔣公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三分物理、七分心理」，演繹得最為生動，他在那個十年中，師承我國兵學泰斗余伯泉上將的戰略素養，簡直是如魚得水，余伯泉為英國劍橋大學法學博士，英國皇家軍事學校畢業，對拿破侖用兵作戰，研究透澈，他受總統蔣公所託，

專門為緯國將軍個人，傳授戰略課程凡三百八十多小時，蔣尊他為「大老師」(Grand teacher)，而將軍彼時正為三軍大學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余上將為校長，兩人都在戰院和將官班有密集的戰略課程，余伯泉上課時，蔣緯國總是擔任他的助講，筆者有幸能帶原職受訓於將官班六十三年春班，每堂課程聆聽兩位當代的「戰略之神」淋漓盡致的表達，並輔以輕鬆笑話，聽來硬是如醉如癡，宛若身在戰場。有一次隨堂作業，主題是德蘇戰爭，筆者寫了一個「斯莫涅克」(Smolensk)的攻擊指導教案，被蔣緯國發覺「奇佳」就遞給余伯泉看，余閱畢命我口頭說明立案理由後，連稱「好案，好案」當場給了我一百元「獎金」此事成為我學生的光榮。

緯國將軍「融會」了以上「諸子百家」的兵學，而「貫通」了野戰戰略的幾個重要作為，訂出了「內線作戰」、「外線作戰」、「補給線」和「障礙」的運用，以及闡釋從野戰戰略到技術的問題，也把戰術與戰鬥的點、線、面的關係，分合之間，鞭辟入微，凡為國軍將校者，無不分期參與磨練，為我國建軍備戰，付與了莫大的貢獻！

他對戰略的心得是為了能「獲得最大之成功公算與有利之效果」，精練了十字箴言，即「力、空、時、統、久；內、外、交、攻、守」。為指揮官的最高指導心法。

可惜，在國家沒有戰爭，個人沒有「戰

博學多藝赤子胸懷

韓國將軍，率真仁厚，不玩權勢，也不向權勢低頭，但對他的哥哥卻依順自持，遇到些不足為外人道的委屈，也不公開辯論，如他父親逝世後，經國先生親撰「守父靈一月記」寫了內心的愴懷，也提到他的家人隨伴靈側的事，文情并茂，極盡孝思，但對弟弟韓國卻隻字未提，發表之後，引來很多韓國的好友嚴厲的批評，說他未盡孝道，他只有苦笑不答。

韓國將軍早年的根基，晚年的造詣，加上自幼穎慧好學，造就了一身本領，他的語文能力和表達能力非常之強，他在國內講學，無論內容風采，都贏得聽者一致的好評，已形成了一般年輕人的偶像；在國外他不僅是講學，還代表政府部門辦了很多有形無形的外交，他先後到過日、菲、星、馬、印尼、英、美、德、奧、比、荷、盧、西、俄等國，遇有難題必能發揮他的辯才。

他是出身陸軍裝甲，卻對飛行有著濃厚的好，早在民國三十五（一九四六）年底，就在徐州，由空軍三大隊的作戰科長洪奇偉帶飛過P-51，又在三十二中隊學過J-5，直到民國七十五（一九八六）年，他已是七十歲了，才正式畢業於陸軍航空隊，取得了直升機的駕駛執照。

他愛好音樂，能唱也能作曲，爲了調和

氣氛，凝結眾意，公眾場合一展歌喉，可以說是開風氣之先，八十四（一九九五）年六月中，爲紀念黃埔建軍六十週年，他以黃埔同學會會長的身分，在南港的書畫義賣場，每賣一張字畫，就高歌一曲，以示感謝，那時他尚是「榮總」的病號，請假出來主持，一曲接一曲，人已是搖搖欲墜了，我們實在於心不忍，硬把他勸離會場。

劉家昌的「梅花」，凝聚了中華兒女的愛國思想，蔣韓國在徵得劉的同意後，將他四分之三拍子改爲八分之六拍子，改變成進行曲，更提振了海內外同胞的士氣，這說明了將軍的愛國細胞，用他的才能和智慧，溶入歌聲之中。

韓國將軍玩樂器，也不含糊，從打擊樂、吹喇叭，還有吹得一曲一曲的好口哨，講笑話，也是一流的，不要看他的「笑話」不是正業，證諸如民國六十四（一九七五）年，當時約旦空軍高級人員在三軍大學受訓，將軍的課程總是排在下午第一節，而第一節課必有笑話而且還帶點顏色來提神醒腦，驅逐瞌睡，屢屢奏效！將軍的另一「武學」是愛運動，球類田徑他都在行，和他愛看書一樣，從不間斷，他的「少林功夫」從小入門，修爲深奧，有人說他可以盤膝懸空離地數寸，因未見過，不敢妄自評介。

在他任職聯勤總司令時，革新事例，媒體多有報導，而闢建內湖五指山，爲國軍示範墓地，更是一宗莫大的德政，而今，上至

一級上將的革命元勳，下至一個小小的士官，都有了安息之所，老兵雖死，存歿同沾其惠！

他對曾經爲他父親出生入死的清苦侍從人員，退休後也盡了一己之力，從他自己原有的事業體中所得，也照顧了不少的歲月，直到他自己的能力消退時，才告中止。他慷慨仁慈，熱情奔放，凡是下屬、學生、民眾有求必應，但「應」到什麼程度，就要靠造化了，筆者任職大鵬劇校校長時，他知道經費來自軍中，非國立公立可比，他立即打了一通電話給遠東公司的董事長徐有庠，未久，就送到了幾十套寢具，時在嚴寒的冬天，一股暖流，直達多少學子的身心！

有一次服務於韓國將軍麾下的某上校，冒用將軍的名義，偽造了他的印信，在各處推銷將軍的著作，被憲兵查獲，由其高階主管向將軍求證，他聽了並未動怒，卻一肩承擔下來。他的一念之仁，挽救了一個幹部的前程。

兩年前，韓國將軍八十歲生日的後幾天，我們幾位空軍的老友，假中泰賓館貴賓室爲他祝壽，席間講了兩個故事，都與在坐的朋友有關：

其一是民國三十六（一九四七）年尾，他任裝甲兵第一團團長時，徐州附近，國共戰火瀾漫，有一天他正在開會，以他敏銳的聽覺，認爲天空的機聲有異，推窗一看，原來是一架P-51機中彈跳傘，他立刻跳上吉普車，衝到現場救回了一位飛行員，這位飛行

員就是後來擔任過觀光局長的虞為。

其二是民國七十(一九八一)年三月八日，將軍原已接受了曾經給他帶飛過的洪奇偉將軍賢伉儷在台北家中的晚宴，可是當天

人在高雄，因為尚要去台中一趟，就買好了自強號第十節車廂的火車票，準備辦完事再回台北，可是經過電話婉辭餐會，洪將軍說你是主客，堅請如期赴約，將軍只好改乘飛機，就此躲過一劫。

因為那一班的火車，行經新竹頭前溪時，給一部沙石車撞翻了，第十節車廂脫軌，死傷二十餘人。(未完待續)



① 蔣緯國(右)早年與哥哥蔣經國(中)隨侍父親蔣中正(左)在高雄西子灣合影。

② 蔣緯國(立)與蔣經國(坐)公餘之暇合影。

陳邦夔：「蔣緯國海天孤憤」插圖（文見 33 頁）



① 蔣緯國（中）與洪奇偉夫婦（左一右二）虞為夫婦（右一、左二）合影。
 ② 蔣緯國（右）一九四四年在陝西王曲與石靜宜女士（左）結婚時合影。



陳邦夔：「蔣緯國海天孤憤」插圖（文見33頁）

- ① 兵學大師余伯泉上將在三軍大學授課的神情。
- ② 蔣緯國將軍（坐）與作者陳邦夔（立）合影。



- ① 蔣緯國（前左四）任三軍大學副校長時與校長余伯泉（前中）、作者陳邦夔（前右四）、劉俊（前右五）及三軍大學約旦班學官（後排）合影。
- ② 蔣緯國在三軍大學將官班講課的神情。

